

胡辛文集 肆



蔷薇雨

Qiangweiyu

道德与情感探索小说

胡辛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胡辛◎著



蔷薇雨

Qiangweiyu

道德与情感探索小说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雨:道德与情感探索小说/胡辛著.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 11

(胡辛文集)

ISBN 978-7-5392-6211-6

I. ① 蔷… II. ① 胡…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190 号

蔷薇雨——道德与情感探索小说

qiangweiyu—daode yu qinggan tansuo xiaoshuo

胡 辛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URL: [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2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26 印张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92-6211-6 定价: 39.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2-62

目 录 contents

- | 2 总序
- | 8 为《蔷薇雨》序
- | 14 王蒙序手稿
- | 19 赘 引
- | 26 第 一 部 暮春雨
- | 116 第 二 部 太阳雨
- | 248 第 三 部 梧桐雨
- | 339 第 四 部 雪夹雨
- | 403 尾 声
- | 410 后 记

目 录 contents

- | 2 总序
- | 8 为《蔷薇雨》序
- | 14 王蒙序手稿
- | 19 赘 引
- | 26 第 一 部 暮春雨
- | 116 第 二 部 太阳雨
- | 248 第 三 部 梧桐雨
- | 339 第 四 部 雪夹雨
- | 403 尾 声
- | 410 后 记

总 序

我喜爱蔷薇雨。

如果女性注定与花有缘,那么开在暮春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过了盛期,不见缤纷,却有兀傲;不见娇柔,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自然,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

而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则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蔷薇雨有缘。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陈香梅传》。2005年晚春,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又由21世纪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论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蔷薇花开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回,将论著《我论女性》换成《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这部近80万字赘著曾让责编先生莫展一筹,可最终还是没有割舍某部分而让她整体诞生,算是勉为其难了。

其实,还是16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怀念瓷香》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镇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

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和《怀念瓷香》,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蔷薇雨》“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则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1991年6月我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热播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伤怀其间,是走过岁月仍难以忘怀的追梦。1991年我作为4集撰稿的9集电视系列

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 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首届研究生拍摄的 9 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 2005 年元旦始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曰: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溶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我的传记,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因种种原因捱至 90 年代初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该长篇传记源于童年听来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 1927 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席团成员——工商界的代表,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已达正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已达便是 1939 年早春在信丰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时则于一偶然的机缘,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8 年我父、母两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两家族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

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胡江非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蒋孝严先生在台北亲口对我言：“你的这本书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我从头至尾、从头至尾读了，很感动。”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貌）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 / 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发评论连载等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但我的心并不狂喜。想张爱玲人生，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

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本事一经叙述就成了文学。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传记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作一检点,作一总结,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都是最实质的,其实天晓得。网眼有大有小,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人生近不惑时才与编小说纠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说我的人生时人们说我在编小说,我编出小说时人们却说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实人生不乏传奇,我的虚构小说却编不出传奇。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2005年、2012年的自选集,都力图打个平手,《我论女性》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前面为论说,后面是我创作的影视文本;仿佛想作个见证,赣地老女子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虽然红颜早已老去,

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当然，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蔷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会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蔷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老朋友张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蔷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选集三度登场，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都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出版集团副总傅伟中先生，感谢责编熊侃先生，他们始终尊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与他们亦属忘年交。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我信：清泉汨汨，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我自信我留着一份懵懂的真诚，对人对己。

爱读惠特曼的诗：“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 / 去掉一切人为的虚饰 / 赤裸了全身 / 我疯狂地渴望能这样接触到我自己。”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

自纽约大学归来

再补充于2012年2月2日

为《蔷薇雨》序

王 蒙

大概是 1983 年吧——岁月匆匆,往事重叠,“数学”也变得愈来愈模糊了。那天黄昏等待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一张低档次的人造革面长沙发上,顺手打开了新寄到的杂志《百花洲》,读到一篇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苦,那种历尽坎坷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颗颗追求理想、挚爱而绝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了我。也许这样一种心地被一些人认为“过时”了,而又被另一些人认为不合标准?读到那位身患绝症的教师柳青——是这个名字吗?——的故事的时候,我落泪了,我推荐了这篇小说,我记住了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名字——胡辛。

短短的六七年过去了,我读到了胡辛长篇小说《蔷薇雨》的校样,这已经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大块文章了。仍然是那颗心,却有着全然不同的气魄、眼光和自信。小说描写江西一个叫做红城的城市的角落,六眼井、三眼井、大井头、灌婴的洗马池、乾隆题过匾额的千家大屋、东汉高士徐孺子的故居……栩栩如生,充满着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历史积淀与时代的新貌。阖上书,

似乎可以听到大井头边女人们的吵吵笑笑,又看到了一辆横冲直撞的摩托车。小说着重描写了徐孺子之后徐士祯的七个女儿的各自的音容笑貌、个性脾气、命运遭际。大姐徐希璞,这位医道精良的外科医生,是理想化的冰清玉洁与正气凛然吗?为什么对待庸俗丑恶的朱主任父子却又显得那样窝囊和一无用场?她给我们树立的是希望还是失望呢?二姐徐希玫,她的美丽、她的智慧、她的勇气和眼光似乎在成就着一位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弄潮儿,为什么却又一头栽入犯罪的泥沼?莫非这也是值得咀嚼的确实存在着的时代悲剧?身陷囹圄,她仍然是光采照人的啊!三姐希玮,作者用的笔墨最多,她似乎是女性性别的一个典型,她背负了变迁的时代,变迁的古老中国的女性的十字架。她接受了萨特?经过十八年的不可思议的出走,她清醒了么?还是既然是女人就无法从爱情的苦海中得到拯救?四姐希瑶,她的经历就更近于怪诞,当然,从她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不乏古典意味、不乏优良传统色彩的爱情的正直与正直的爱情的力量。而且,我们也许应该感谢作者通过这个人物透露出一点比特区还“特”一点的海南岛的信息。五妹希均,这位勺勺居餐馆的女老板,是商品经济掀起的一个浪头么?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的文墨世家发生变异的一个例证吗?她的现实感毋宁说是可爱的,而且,在她身上,作者寄托了对于赣菜的那么多感情。六妹希玑,乖巧、泼辣和尊严,她应该更好地活下去吧?七妹七

巧呢,徐家出了一个歌星,这个歌星不择手段地“出洋”远走高飞,不是令人羡慕更令人痛惜的吗?

也许这七个女子的行状和表述并非都经得起细致的推敲,也许作者写这几个人不无匆忙不无以意为之的臆想搀杂在真实的活剧之中。还有围绕着这七姊妹的一些男子,他们都能给读者留下印象,却又多少使读者觉得不甚满足。也许作者企图表现的生活面、人和事太多太广了?也许还可以挑剔一些别的缺点,例如某些语言特别是某些评述类型的语言的缺乏节制。但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住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这部书不是一部抻长了的书,而是一部内容充实的书。它充满了生活,充满了现实,充满了历史,充满了变革,充满了杂七杂八的信息。一句话,它具有一种我们的古老而又新鲜、沉重而又动荡、悲哀而又热烈、恶俗浅薄、五光十色、而又洋溢着一种不可扼止的力量的生活所特有的魅力。

这是一部充满魅力和激情的小说。徐家七姐妹是有魅力的。凌云、黑皮、席大鹏、钱俏、姚鸿乃至辜述之,也是有魅力的。凌光明、金铃子、章曼娜、辜也秋、冯胖子,直到疯疯傻傻的钱光荣与钱嫂一家也是有魅力的。甚至幽灵一般的徐家老祖母,活尸一样的言语、观念和行止,却仍然有自己的魅力。魅力来自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呼吸活气。就说老祖母吧,下面一段文字是对她出嫁场面的描写:

茶叶拌米雨一般撒向上轿新娘的头盖上,爆竹大作,唢呐高亢,乐队鼓手先行……花轿后……五颜六色绣花缎被、大大小小二十只樟木箱、红彤彤的大小脚盆、红彤彤的马子桶中插着黄松松的筷子,压阵的居然是一台笨重粗蛮的老式织布机……

……女人呀,一辈子的脸面就靠一回挣……男人们的颈脖伸得像鹅颈,惟见轿帘下一双红缎绣花金莲……天色晦暗细雨绵绵……抬织布机的正抱怨比抬棺材还累时,花轿里竟扔出一束鲜艳欲滴的姊妹花!

好一束鲜艳的花,满腔春意关不住,一束鲜花出轿来!老祖母也罢,只要是活人,就有活力,有青春,哪怕是久远的青春的记忆。而活力就是魅力。一切魅力,归根结底,不就是生活的吸引和召唤吗?

作者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真诚地描绘我们的生活画卷的。不论是四个老女人的“麻雀战”还是勺勺居的一顿筵席,不论是歌星夏梦露走穴的紧张场面还是医院的一次“民意测验”,不论是自来水亭边女人们的唾沫织成的“彩虹”还是在保护区看到的候鸟与不看候鸟的“勺子”对鲜鱼的采购,也不论是一个文学期刊编辑部的一场混战与一个美术展览的小小风波,充溢其间的

最令人羡慕的是作者的一种“兴会”，一种爱生活、贴近生活、追求生活并且咀嚼生活的盎然生趣。

作者是怀着浓厚的兴趣真诚地描绘我们的生活的变异的，尽管这些变异中有许多幼稚和肤浅，有许多歪曲和丑恶，有许多旧瓶新酒、新牌子旧酒、新酒变旧酒以及新新旧旧的霉菌病毒，有许多也许后代子孙们觉得他们的祖先似乎过分慷慨挥霍地付出了的痛苦代价……然而这变革毕竟是有声有色、有血有泪、有“书”有戏的。变革的一面是新生，另一面是腐烂；一面是失落，另一面是获得；一面是迷惘，另一面是进击。毕竟是变革而不是停滞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与众多的机会。毕竟是变革而不是停滞已经成为终将成熟为我们生活的主潮。变革非自今日始，七姊妹的父亲徐士祯已经大大改变了徐家书屋的面貌，选择了完全不同于祖宗传统的生活与“济世”道路，在他面对新的变异而目瞪口呆乃至痛心疾首的同时，不是仍然膜拜悲壮的太阳了吗？门第的影响仍然深重，门第的界限却早已突破。是怎样的杂交、渗透、蚕食、“意识流”般的变迁啊！近百年、近七十年、近四十年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旧的封建秩序土崩瓦解，社会主义负载着沉重的历史却又在每个角落每个领域改变着历史、重新勾勒着生活，这一切都在本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特别是近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已经急剧变动了的生活再一次发生新的裂变，追新趋时，即使在这本书里也可以感到此种时尚的躁动与炫耀。尽可以挑

剔“新”与“时”中的一千条缺陷包括罪恶,“新”与“时”的活跃却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已经付出正在付出和仍将继续付出,而我们的生活是大有希望的。

能说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么?能说这种变革中的五光十色不是吸引人的么?能说这种几乎“与时代同步”(虽然我并不一般地赞成这样一个文学口号)地反映生活反映现实的努力是不值得珍贵的么?即使还确实有一些不准确不成熟乃至芜杂浅薄的地方。

当然,本书中也还有一些不那么轻易变动的东西。作者像钟情于变革一样地钟情于永恒。女性的主题,女性意识的主题,爱情、婚姻、命运的主题,文化特别是文化爱国主义的主题、人生的主题贯穿在《蔷薇雨》里。它流露出这一切来了么?或者,如作者在全书之首引用的美国朗费罗(真抱歉,我还不知道这个朗先生呢)的话,它能“滴进”人生里吗?朗费罗说:“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寂寞、无情而傲慢,”大概要在悲伤成为过去乃至凝结为艺术以后才会体味得更醇厚吧?呜呼《蔷薇雨》,你的悲伤能不能更深沉、更从容一些呢?你的那些引经据典和指点批注,能不能更精粹些呢?也许那是下一部书的事了吧?

1990年夏书于北戴河东山